

評點史記論文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

第十四冊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鵠田生所。事梁孝王

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故吳不能過梁。一句叙功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只一句叙安國出名根本梁孝王。景帝母

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

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乃字妙以見非太后本意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又補

見大長公主而泣。凡三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三句

後應還三句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三

妙蓋云所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

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又一句敘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

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佗鄙

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將極大事說得雪淡難解事說得

冰冷且句句推到太后與帝身上

去極寫辭令之妙。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以安國之泣。復

陪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又重三句。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為言之帝。太后非怒梁王也。因帝心不平。故曰。為言。之帝。語氣甚急也。言之帝心

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帝心既解。因太后一怒。故反為

出之心事。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上

微詞。恐人未易曉。故復入名。由此顯名。顯結於漢。後也。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二語。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

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

祖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只一句。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寫安國。梁內史之缺也。因內史

寫田甲。一欲寫公孫詭。隻手不能雙運。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

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

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

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無可奈何。

故用側舉突入使人聳聽。然極深婉。文筆之妙。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再下泣字。以見淚淫淫其承睫。曰。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反問。

起以梁王恃兄弟至。親故以父子破之。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

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

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破的一句。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

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古謠詞。兄古韻叶許郎反。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

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

如太后官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擊乎。寫情至之語。故令人感。真不待詞之畢也。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映前泣下。

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收一句。於是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安國乃以賄用。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應名顯結於漢及景。

帝太后益重之。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為下附。

故即安國下倒插。一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

句王恢令人不覺。御史大夫。夫一點。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

御史大夫。夫一點。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

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下欲附王恢。終

而起。是正

傳體也。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語新

於與安國相配

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鹵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

勁。末力衰也。

註一

句妙。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此議應

前持重。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

明年。則元光元年。

則字妙。言和親之未

幾。即馬邑之一年也。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

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

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

州塞。

序馬邑事約

當是時。正接入安國。又以李廣

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

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

序馬邑事。止爲此護軍

一。事。即護軍事。又附入

王恢事。章

法奇變。

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

輜重。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

輜重。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

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

單于怪之。攻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又提王恢功首罪魁也。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十七字作一氣讀。恢曰。始約鹵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峭法。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寫王恢之失計。正極寫安國私行千金丞相蚡。應前五句。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簡淨一句。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答首造馬邑事。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只五字寫出帝之悔。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亦只一句。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序完作附。安國爲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貪嗜於財。足見所傳體。安國爲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貪嗜於財。足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國序完王恢。倒出安國爲人。章法不測。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太后重之。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御史大夫二點。丞相田

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句蹇。句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兩層寫。

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寫安國不相事。以見功名富貴之皆天也。普為天下後世不遇人一嘆。數月蹇愈。

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

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

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序衛青李

廣等事亦只歸到此一句。屯於漁陽。安國捕生鹵。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

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鹵畧

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序安國失着。人觸處皆碍。普為是時。匈奴鹵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功御史大夫三點。安國

天下後世一人一嘆。夫多故傳首。即特書御史大。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

國。既疏。遠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

不樂。總序安國意中事。忽忽。數月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先出病死。補如見。并以寓盛衰之感。數月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先出病死。補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

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不贊

知語

其借

壺遂

發揮

所與

所謂

也

可一

人勉

力一

人而

兼及

數事

層層

開壘

發便

噴噴

爲奇

才難

矣然

而無

事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覺寫○馬難每其借
厭得韓邑也見人壺
厭鼓安事出作視遂
氣舞國衛一傳其發
盡飛說青機者所揮
文動太擊軸單與所
字固后甸使序也謂
亦妙處奴可一
寫乃說事勉人
得後梁千力一
厭半王頭爲人
厭幅處萬之而
氣韓寫緒也兼
盡安得而而及
其國極俱史數
奇退其結公事
妙時精至序層
如失神安韓開
此運是國長壘
殊史將需發
公軍偏便
得八揷噴
意面入噴
之威梁爲
筆風王奇
○吾公才
前於孫難
半史詭矣
與公事然
頭亦王而
事云恢無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日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射字一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射殺首領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順便插入一李皆爲武騎帝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借文常一嘆爲數奇不侯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旂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奇數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忽入閒人作波蓋語即徙正寫其數奇恐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并後下爲匈奴生得皆以力戰爲名即徙郡帶下總匈奴大入上郡郡直接上爲上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句縱句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

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三人殺數十騎。足見中貴。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先斷
回合成妙。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
自射彼三人者。用百騎。而身自射之。正極寫廣勇。唯不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
者也。文情之妙。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多少三人二人一人。錯落有致。見
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
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句前句未到。匈奴陳二里所。句止。句令曰：皆下馬解鞍。頓折姿致。如親見之。此
也。其騎曰：鹵多且近。即有急奈何。急者添一意。外之慮也。廣曰：彼鹵以我爲走。今皆解
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寫妙。兩層。於是胡騎遂不敢擊。再起。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
上馬。鞍前未解。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三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此李廣乃解鞍而
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又插一句。亦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
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日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故弗從。
完上大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
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無端插入。

固是以客形主而即以衛尉帶入又以邊太守回合妙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

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

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以然字轉俱不識曰上兩段也於不收

識口中序出李廣軍極簡易然反客作主妙兩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

軍雖煩擾然又作兩對亦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

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又總一敗而李廣行軍方程不識孝景

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帶序完程不識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

大軍伏馬邑傍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句去句漢軍皆無

功奇數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

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註一句明上生得之故并下胡騎得廣句廣時傷句病

句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

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

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四射以故得脫寫得詳盡又復俊於是至漢漢下廣吏

吏當廣所失亡多為鹵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奇數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

灌嬰之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安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折兼細事。寫得如許曲。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只寫北平空寫。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句視之。句石也。句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寫廣之射。不在中。能復入石。正反形。其初沒鏃之。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神勇。蓋曰。即李廣亦不可再得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寫射石反寫不入石。寫射虎反寫騰傷廣。蓋虎騰傷廣。極寫虎以見匈奴不入邊。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而從容射獵。如此。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總郡太守。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此總序。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射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諷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北平無事。序其射。又因射。并序其為人。章法之妙。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重又叙其將畧。頂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九。用此。其將為人兩段來。

兵數困辱。應上。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應虎騰傷。上數段。因射序起。居頃之。遙接徙。

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青。軍出定襄。

擊匈奴。諸將多中首。鹵率效首鹵。合格也。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奇數。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

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

騎圍廣。四萬騎。應。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李敢。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李敢。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李敢。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弩名。出。射其裨將殺數人。射。胡鹵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

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頓。又一。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

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

廣軍功自如。無賞。奇數。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遙接篇首。景帝時。蔡積功勞

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

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

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正與不侯。

相形。回合成妙。故不勝慨嘆。遂爾暢言之。所以起下文李廣之一問也。○廣嘗與望氣
借李蔡諸人相形。而通篇之不遇時。無功生得無賞諸事俱收入於內。

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

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此問正從上落。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又以兩然字對轉。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兩句一折。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

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隴西守前總序殺降事。乃借此補出。

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注脚。又以下段

為王朔語。注脚。妙。若庸手為之。便總序傳後矣。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霍去病。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

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五字中伏下誠衛青。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借勢一頓。廣既從

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鹵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

趙食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寫得曲折隱歸。廣自請曰。

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

得意之語。前所遇者。左賢王等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悲壯之語。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

數奇。通篇發數奇意。至此方說。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作兩層寫。而母令當單于與俱。當單于。作雙應。情事乃盡。故徙前將

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

書書也即徒東道之妙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

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絕渡也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

食其失道狀應前長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奇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

府對簿應莫府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弗許徙道上誠欲使赦急

詣部責對簿無數挫折請行請前固辭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

十餘戰十餘髮應前七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也○天字結數奇應且固命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

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

下吏當死贖為庶人死足見廣不必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完當戶椒事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

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又○不對獄又為不對簿作波李敢以校尉從

驃騎將軍接遙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少為

氣吐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

敢從上雍至甘泉宮句獵句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

鹿觸殺之應匿諱之居歲餘去病死周筆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而字從去病敢男禹有

寵於太子然好利照廣廉不李氏陵遲衰微矣完李李陵既壯遙接遣選為建章監監

諸騎善射字世受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

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鹵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二射十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

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即教射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

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再疊五千人一句

敵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句贊一且引且戰連八日還未到

居延百餘里又贊一句所以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鹵急擊招降陵陵曰

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完五單于既得陵素

聞其家聲挽上李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

廣一傳